陈国坚《西译唐诗选》中“酒”相关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研究

时宇濠，李美琪 *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DOI:10.61369/ETI.2026070018

摘　　要： 唐诗中的“酒”意象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诗人的生命体验，其西班牙语翻译面临语言结构与文化意象的双重挑战。本文以陈国坚《西译唐诗选》为中心，运用文化翻译观的理论框架，系统分析其中“酒”意象的西班牙语翻译处理。研究发现，面对产地之酒、古代酒类、酿酒工序、古代酒器等相关文化意象，陈国坚的翻译策略选择体现了译者对西语读者接受习惯的考量，也反映了中国古典诗歌西译进程中文化传达与语言转换之间的内在张力。
关 键 词： 陈国坚；《西译唐诗选》；酒意象；翻译策略；文化翻译观

Research on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Wine" Cultural Imagery in Chen Guojian's "Anatología poética de la dinastía Tang"

Shi Yuhao, Li Meiqi*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 The "wine" imagery in Tang poetry carrie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the poet's life experiences. Its Spanish translation faces the dual challenges of language structure and cultural image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en Guojian's "Anatología poética de la dinastía Tang" and us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Spanish translation handling of the "wine" imagery.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dealing with cultural imagery related to wine origins, ancient wine types, wine-making processes, and ancient wine vessels, Chen Guojian'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flect the translator's consideration of the acceptance habits of Spanish readers,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tension between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language convers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nto Spanish.
Keywords: Chen Guojian; "Anatología poética de la dinastía Tang"; wine imagery;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ultural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李白素有“诗仙”之称，亦有“醉圣”之名。在其近千首诗歌中，直接含有“酒”意象的诗句多达二百余句（李翠蓉，2016）。这些“酒诗”不仅是李白个人生命体验的写照，更承载着中国古典诗歌中“诗酒风流”的文化传统——酒既是欢愉之时的助兴物，也是困顿之时的慰藉品，更是通向道家“自然”境界的精神媒介（何雯娟，2025）。当这些意蕴丰厚的“酒”意象进入西班牙语时，却面临着双重挑战：从语言结构上来说，西语省略人称代词，汉语语法要求主语必须清楚；从文化意象上讲，“酒”在汉语里与“vino”在西语中的文化含义不完全一致（李翠蓉，2016）。

陈国坚是“中诗西译”的领军人物。他在《西译唐诗选》前言里提到，在墨西哥学院进修的时候，被该校亚非研究中心副主任欣特拉所启发，才开始做中诗西译的工作。1982年墨西哥学院出版了陈国坚的第一本译诗 Copa en mano, pregunto a la luna（《把酒问月，李白诗集》），收录李白诗90首（陈国坚，2017）。截至2020年，陈国坚共出版了13部中诗西译作品，翻译诗歌达一千多首（侯健，2021）。2009年因为翻译中国的诗词而获得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研究他的翻译实践可以给了解中国古典诗歌西译的策略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以陈国坚的《西译唐诗选》（2017）为研究对象，主要对其中的“酒”意象翻译进行考察，用文化翻译观的理论来分析它的翻译策略以及优缺点。

一、从文化翻译观审视唐诗“酒”意象

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的文化翻译观认为应该把翻译放在社会文化环境里去考察，认为翻译不但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交流。翻译应该把文化当作翻译的单位来完成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对等转换。在此基础上巴斯内特（Bassnett，

通讯作者：李美琪。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010）又把语言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区分开来，认为后者更加复杂，它的原因在于目的语文化缺少某一种文化现象。

从文化翻译观审视唐诗“酒”意象的西译，可以发现：酒是物质文化符号，在中西方文化里都有相对应的符号，有基本可以翻译的地方，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产地特点、历史分类、酿造工艺以及器具礼制等，在西语文化中没有相应的概念来对应，所以产生了文化不可译性。本文选取陈国坚的《西译唐诗选》（2017年版），从产地之酒、古代酒类、酿酒工序、古代酒器这四个方面来考察陈国坚的翻译策略以及文化传达的效果。

二、陈国坚的翻译原则与《西译唐诗选》

陈国坚在《西译唐诗选》前言中明确表述了自己的翻译原则：“我遵循的翻译准则首先是忠实转达原作的意境，尤其是作者的感情，以及原作的音韵和结构美。原文是诗，译文也必须是诗，同时力求简洁。”陈国坚（2017）。该种观念包含两个方面，“译情”，即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意境、感情，“译形”，即保留诗歌形式上的美感和简洁。

陈国坚的第一本译诗集就叫作“酒”，用的是“Copa en mano，pregunto a la luna”的意象。书名直接翻译成李白的同名诗作的标题，“酒”意象被译者重视。Copa en mano（杯在手），保留了举杯的动作意象；pregunto a la luna（问月），以直译的方式表现出了李白月下举杯问天的经典画面。该书名翻译既符合原诗的意象，又符合西班牙语的表达习惯，是陈国坚早期翻译风格的一个典型代表。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陈国坚在传达原文的思想感情的同时也考虑到了西班牙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使语言美、音韵美得以体现出来。正如侯健(2021)所说，陈国坚把目标定位于大众读者以及诗歌爱好者上，因此他的译文更注重于准确传达原作的意境而不是死板地照搬原文的文字。

三、“酒”意象的翻译策略分析

（一）产地之酒的文化简化

唐诗中的“酒”常带有特定产地，这些地名酒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产地不仅是酒的来源标识，更往往与当地的风土人情、酿造传统乃至历史典故紧密关联，构成诗歌意境的重要延伸。王翰《凉州词》中“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陈国坚译为：Vino selecto en copas de jade espléndido. 骑在马上准备去喝的时候，被琵琶催促着离开了。这里的“葡萄美酒”被译作“vino selecto”，即精选之酒，“葡萄”这一指向西域葡萄酒产地和原料的信息没有传达出来。“夜光杯”被译成“copas de jade espléndido”，把原诗里西域美酒和名贵酒器的异域情调换成了普通意义上的珍贵之物。《凉州词》本来就是边塞诗，葡萄酒和夜光杯一起形成的西域风情是诗境的一部分，产地信息的简化使这种异域色彩减弱了。但是从翻译策略上来说，陈国坚的译文更多地是为了表现边塞将士豪饮的壮阔场面以及悲壮的情感而翻译的，“欲饮琵琶马上催”的军旅急促感在译文中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译者为了达到文化的细节和整体意境之间的平衡，在文化信息上做了删减，但是并没有影响到主要的情感和场景的传达。这样的处理方式同它面对西语大众读者的译介定位是一致的。

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处理是文化不可译性的体现。西语文化里没有“夜光杯”这样的带有传奇色彩的酒器概念，也没有“葡萄美酒”所包含的西域想象。对于不了解唐代边塞文化和西域物产流通史的西语读者来说，音译“葡萄美酒”或者“夜光杯”不能引起相应的文化联想，反而会加大阅读难度（黄毅、陈茂菊，2016）。陈国坚把“葡萄美酒”泛化成“vino selecto”，把“夜光杯”简化成“copas de jade espléndido”，使得译文在目标语文化中可以单独存在，不需要读者事先知道西域物产的知识就能感受到边塞豪饮的氛围。以核心意境为向导的翻译方法，让译文具有了诗歌的可读性以及感染力。

（二）古代酒类的泛化处理

古代酒类名目繁多，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原料、不同的酿造工艺所酿制出来的酒都有其名称，这些名称里包含着一定的地理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的信息。唐诗中经常出现的兰陵酒、桑落酒、葡萄酒等专有名词，大多指代某个具体的产地或者制作方法，是诗歌意境的一个重要部分。

李白《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其中兰陵酒产自兰陵（今山东临沂一带），因酿造工艺精湛、酒色金黄如琥珀而享誉天下，是唐代文人争相吟咏的对象。陈国坚译为：“多么芳香的兰陵美酒啊，颜色像郁金香一样是金黄色的！”（陈国坚，2017，第186页）。此处把“兰陵美酒”翻译成“el vino de Lanling”，用音译保留了产地名称“Lanling”（兰陵），用“郁金香般的金黄色”来表现它的香气和色泽特点，“琥珀光”用“brilla como el ámbar”来表达。值得指出的是，译者虽然把“美酒”泛指为“vino”，但是通过音译地名“Lanling”保留了产地信息，用色彩比喻（“dorado como los tulipanes”“brilla como el ámbar”）在译文中重建了原诗的感官体验。即使西语读者不了解兰陵酒的历史地位，也能从“金色的郁金香般的酒”“如琥珀般在玉碗中闪耀”的描写中体会到它的好与妙。

从文化翻译观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处理方式就是陈国坚在文化传递和读者接受之间取得平衡的一种做法。他并没有用大量的注释来给西语读者解释兰陵酒的酿造历史和文化地位，而是用音译地名来保留文化标志，并且用色彩、光泽的描绘代替历史背景知识，使得译文读者可以获得和原文读者差不多的审美感受。对于不懂得中国的酒文化的人来说，具体的酿造工艺信息并不是理解诗意的前提条件，“色泽金黄”、“芳香扑鼻”、“如琥珀般闪耀”这些感官上的描写就已经可以表现出兰陵美酒的珍贵之处了。陈国坚用“vino”作为上位概念统领酒名，在需要的时候加上修饰语来补充它的感官特点，这样就保持了酒基本的指称作用和审美价值，在目标语文化里也能产生诗意的效果。

（三）酿酒工序的省略

古代酿酒工艺繁杂，新酒酿成之后一般要经过压糟过滤才能饮用，这个过程在唐诗里偶尔出现，是某一时期酒文化生活的真实反映。白居易的《问刘十九》中提到的“绿蚁新醅酒”，其中的“醅”（未过滤的浊酒）被陈国坚翻译成了“recién hecho”（新酿），把“醅”里包含的“未过滤”的古代酿酒工序信息给省略了。该种处理是建立在文化空缺的基础上的，即现代中西方读者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对于古代酿造工艺具体步骤不了解，并且在西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汇来对应（张丹、谢锦，2024）。

从翻译策略角度来说，酿酒工序的省略不是单纯的词汇上的简化，而是译者对于文化信息层次的一种判定。压酒、醅这些术语是物质文化里的技术性知识，在当今中国的读者当中也并不是普遍知道的常识。对于西语读者来说，音译或者直译这样的术语并不能表达出它的意思，并且还会造成阅读上的障碍。陈国坚把工序信息转变成更容易被理解的成品状态描述，“recién hecho”，这样译文就可以在目标语文化里自立门户，不需要依靠读者对中国古代酿酒知识的先验认识。这样处理之后译文就具有了诗歌的可读性，读者可以集中注意力于诗人用酒来抒发情感的主要目的上，而不是被一些生疏的工艺术语所扰乱。陈国坚在《西译唐诗选》前言中明确指出，他的翻译对象是大众读者以及诗歌爱好者（陈国坚，2017年，第9页），所以不使用大量需要文化背景知识才能理解的术语，符合他译介定位的要求。

（四）古代酒器的简化

古代酒器种类繁多，尊、壶、爵、觥、觚、杯、觞等等都有不同的形制和用途，也包含了很多的礼制文化。这些酒器不但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各个历史时期也担负起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及礼仪要求的任务，成为我国古代物质文明的一部分。王翰的《凉州词》里“葡萄美酒夜光杯”，陈国坚翻译成“copas de jade espléndido”（华美的玉杯）。夜光杯就是传说中夜间可以发光的玉制酒杯，在唐代边塞诗里有着很强的西域特色。译文中的“jade”保留了玉质的特点，“espléndido”表现出华美的感觉，“夜光”这种神奇的特性即酒杯在月光下晶莹剔透、像发光一样，在翻译中没有体现出来。李白的《将进酒》中有句“莫使金樽空对月”，陈国坚把它翻译成了“copa de oro”。樽是古代盛酒器，与杯（饮酒器）的形制、功能不同，用“copa”来译“樽”，把酒器具体形态简化了。

就诗歌翻译整体而言，陈国坚对于酒器的简化处理属于面向大众读者的翻译取向。在中国古典诗歌里，酒器名称经由一定的形体来引发读者的历史联想和审美体验，但是这些联想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中国文化的内部物质知识积累。如果这个知识体系在目标语文化里不存在的话，那么逐字翻译酒器名称就会让译文读者感到困惑。陈国坚把各种酒器都归结为一个“copa”，用材质修饰语（“oro”，“jade”）来保持它们的珍贵特点，使得译文读者可以产生和原文读者一样的“珍稀酒器”感觉，而不是纠结于具体的形制差别。这样一种从功能等效出发的方法，使译文在目标语文化里具有了诗歌的流畅性和感染力（何宇，2024年，第106页）。陈国坚的译文中并没有完全放弃酒器的文化内涵，而是用材质加器皿的形式（即“copa de oro”、“copas de jade”等）来保存酒器的贵重之处，让西语读者能感受到诗中的酒器是珍贵的、漂亮的。

（五）副文本的文化补偿策略

陈国坚在译文中大量使用了省译和简化的方法，但是用副文本的方式做了一些文化上的补充。《西译唐诗选》前言里，陈国坚用较多的文字来叙述自己的翻译过程、中国的诗歌历史以及文化特点，给读者认识诗中的意象赋予了必要的文化背景。他对在墨西哥学院出版《把酒问月》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记载，既表明了书名的来源，又使读者认识到“把酒问月”在李白诗中所占有的特殊位置。前言部分还会提及有关中国诗歌的分类、主题、发展脉络等大范围的知识点，从而给西语读者塑造起一个认识唐诗的基本架构。

副文本的补偿作用对于文化翻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正如侯健（2021年）所说，陈国坚译作前言等介绍性的文字把中国诗歌放在了宏大的中国文化里来介绍，很好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语国家的传播。该种“正文简略加副文本补充”的策略模式，体现出的是陈国坚对于大众读者的考虑，即大众读者不喜欢过于繁杂的注释，前言中的整体性文化介绍既给读者提供了必要的背景知识，又不会妨碍译诗的顺畅阅读。另外，陈国坚在编排《西译唐诗选》的时候采用了汉西对照的形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原文和译文，体会两种语言在表达“酒”意象上的不同之处。这些副文本手段一起形成了一种对中国酒文化流失进行系统补偿的方式，在读者获得流畅的译文的同时也得到了认识中国酒文化的不同角度。

四、结论

陈国坚在翻译西译唐诗选的时候，“酒”这个意象用的是意译加归化的办法，用省略或者泛化的手段来舍弃一些文化上的特殊之处，从而达到译文易于阅读、顺畅的目的，并且借助前言、汉西对照这些副文本形式做文化补充工作，表现出他把大众读者当作主要受众群体的译介目的以及“译情”第一的翻译思想。该例显示，中国古典诗歌的西译不是单纯的语义转换，它是文化传递同读者接纳的一种互动进程。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接受美学角度出发，探究西语读者对于陈译“酒”意象实际的感受和审美体验，以此来检验翻译策略是否达到了传播的目的，将研究对象由“酒”意象扩大到“月”、“山”、“水”等唐诗的主要意象上，发现陈国坚翻译策略的系统性特点，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西班牙语译介赋予更加完备的参照。

参考文献

[1]陈国坚 . 西译唐诗选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

[2]何宇 . 从文化翻译观看李白诗歌中“酒”的意象翻译策略 [J]. 现代英语 ,2024,(11):105-107.

[3]侯健 . 译者的选择——陈国坚的中诗西译之路 [J]. 中国翻译 ,2021,42(3):96-103+192.

[4]黄毅 , 陈茂菊 . 李白诗歌中“酒”意象的翻译研究 [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6,35(7):5-8.

[5]李翠蓉 . 诗仙远游西语世界——李白诗歌西班牙语翻译综述 [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6,35(12):10-15.

[6]李翠蓉 . 西译李白诗歌叙事“主体”的显隐问题辨析 [J].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3(6):15-20.

[7]张丹 , 谢锦 . 从文化翻译观探究李白诗歌意象翻译策略——以“酒”的意象翻译为例 [J]. 现代英语 ,2024,(12):90-92.

[8]Bassnett,S.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